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蛇妖

褚蓉嶼，蘇之琴川人。家虞山下，固世家子而式微者也。父上捨生，平日以刀筆自負，恃其巧辯，往往作橫鄉曲，任意武斷閭巷，小民無不畏之如虎。豐順公撫蘇，風裁峻厲，務以除暴鋤奸為己任。訪知褚積惡已稔，遽下官符，重加懲警。既受笞刑，繫之橋畔，而榜其劣跡於通衢。未匝月，守者納賄，陰縱之去。值豐順公以母憂去官，後來者遂置不問。褚父亦潛返里門。初猶斂跡不敢肆，久之而故態復萌，特惕於前車，陽假善舉，以陰濟其惡事。生三子，皆讀書應試，仲即蓉嶼也。伯子曰蘭亭，已游庠序，聲譽鵲起。褚父因是頗預地方公事，居然列於縉紳。褚有祖墓在昆城西門外河村，歲時祭掃，皆褚獨任。同祖一支以貧轉徙他處，後裔有曰世俊者，頗具逸才，投筆從戎，運籌幕府，以功得保舉，驟擢貴官。歸訪同族，與褚父序世系，應呼為叔，以先壘非褚力則將夷為平壤矣，心甚德之。於時適觀察浙西，遂招之至署，甚加優禮。褚父怙勢作威，苞苴狼藉，氣燄所及，眾皆側目。世俊因是幾登白簡，幸上憲素以能吏重之，倚為左右手，惟諷其借他事遣去，得免吏議。褚父既歸，意氣自雄，於祖墓側置田三百畝，即為義莊，曰：「以贍同族之貧乏者。」然惟以乾沒飽私橐，名實不相副也。栽松楸，建廬舍，制度恢廓，一切資咸出自世俊。俊固豪邁，不屑屑計較也。

值清明上塚，有蛇出自墓。褚之季子見之，立命僕撲殺之。俄而三四蛇亦從墓道來，蜿蜒奔赴死蛇所，糾結不去。視之，已斃矣。乃聚而焚之。一蛇自火中逸出，群僕操杖噪逐，倏忽不見。眾以為此蛇妖也，識者謂衰征之見兆端於此矣。先是，鄉人某甲為褚墾丁，司灑掃役，剝草培土，頗勤於事。甲家固甚貧窶，青黃不接，無所得食，適城中富戶多藏穀，欲覓短傭為舂者，甲乃使妻挈二女往，己則獨居丙舍。值甕中米罄，不舉火者已三日矣。不得已，偃偃詣市廛，以破衲質青蚨百餘，冀將買鹽豉，向褚乞升斗糲，借度朝夕。時褚外出，褚之季子怒呵之，謂甲之窮詐也，懶操作，即餓死亦奚足惜，不惟不與，反以老拳飽其雞肋。甲固懦，不敢校，惘然出，而遺筐於庭。褚季揭其筐，見有百錢，喜而納之袖，揚長入內。逮甲返身取筐，則筐存而錢已作青蚨飛去。詢之褚家臧獲，咸雲未見，或有反唇譏之者。甲冤憤無所伸，號哭出門。歸家，忍饑僵臥，加以風雨連朝，困憊莫興，地僻無左右鄰，罔有過而問之者，而甲竟死矣。甲死□日，甲妻乃返。叩門不啟，逾窗入，見甲斃於牀，屍已朽腐，痛極自縊。一女甫在襁褓，一女亦只二齡許，越日俱殞。明春，褚來祭掃，呼之不應，排闥而進，闔無一人，惟牀上地下枯兩堆而已，繩猶懸於梁也。褚但命人舉而棄之河。或謂蛇妖之興蓋緣是也，固怨氣之所積也。

褚既殺蛇，目睹此變，亦殊不以為意。無何，而蛇妖作矣。

褚之長女曰蕙仙，次女曰蕊仙，並有殊色。姊年□七，妹年□六，瓜字初分，盈盈競秀。刺繡之餘，兼嫻文翰。遠近聞名者，爭求婚焉。褚欲求世俊作主擇人，不特可得快婿，兼有好門第，以是因循未果。

一夕，蕙仙自戚串家歸，甫至中庭，覺足下膩然有物。俯而捫之，驟觸於手，冷如積冰，滑若凝脂，懼而怪呼。家人畢集，舉火燭之，蛇也，長逕丈。眾咸辟易，而轉瞬已渺。女歸房，神情恍惚，倦甚，擁衾假寐。忽聞簷際有聲，似從高墮下者。俄而聞彈指叩扉聲，懼不敢起。顧扉已呀然自開，一少年戴方巾，著白袷衣，非時下裝束，豐采麗都，眉目娟秀，逕詣牀前，向女長揖。女曰：「此人家閨閣也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況當晝夜，男女尤宜避嫌。妾與君素非相識，適從何來，乃遍處此？設被人知，何以為情？」少年曰：「夜闌人靜，有何知者？今夕何夕，見此麗人。余與君具有夙緣，奉氤氳使者命，來此一了之。卿觀窗間皓月團，簾外明星皎潔，如此良宵，何可虛度？」女亦心動。少年乃為女解衣鬆帶，縱身入衾，竟諧歡好。及醒，則一燈熒然，少年早杳。似夢非夢，莫解其故。自此，少年無夜不來。女舉止乖常，神致迷惘，食亦銳減。父母覺其日漸羸瘦，詰之不言。令妹為伴，女又力拒之。延醫診視，皆莫測其病之由。久之，腹漸碩大。或疑為蠱，或曰孕也。醫人密詢女母，紅潮已六閱月不至矣。女母因此於深夜潛覘女室，聞啾啾作兒女語。破窗紙窺之，則見一少年捧花甌至女唇邊，曰：「飲此，明日可產矣。余自證道以來，約將五百年未嘗遺種於世。今卿為我延嗣一線，余亦當有以報卿。」探懷出一紅丸，畀女曰：「產後服之，可祛百病。余亦從此逝矣，擬將潛■深山，冀臻上乘。久戀紅塵，非計也。」女母知為妖異，糾眾毀門入，少年蹤跡俱無，紅丸猶在女手中。女母奪而棄之窗外，曰：「此毒物，何可入口！」越日，女果腹痛，呱呱墮地，蛇身而人首。家人奔告褚。褚入，以足踐之斃。眾咸稱咄咄怪事。女連呼曰：「可惜！」忽庭中轟然震響，一巨石自空而墮，几案皆裂。空中語曰：「汝殺我子，我必殺汝子以報，勿悔，勿悔！」夜半，女血湧氣絕。

時褚之季子曰蒲，方習舉子業，為文操筆立就，矯健多力，舉重若輕，人俱以遠大期之。女逝之夜，忽稱頭痛。闔眸即見一少年立於前，扶以鐵蒺藜，呼號哀痛之聲，慘不忍聞。未一月，遽死。死之時，宛轉屈曲作蛇形，膚現蛇鱗。

人方謂殺子之仇已報，似可無事矣，不料蓉嶼之死也，尤奇。蓉嶼素於群昆中稱白眉，縣府試俱列前茅，入泮亦居榜首，獲雋之文，互相鈔錄，傳誦一時。是年應秋試，盜母巨金而往，蓋聞金陵素稱佳麗，六朝金粉，餘韻猶存，丁字簾前，人影衣香，真欲令人心醇，務欲親試溫柔鄉而後快。既抵白門，僑寓秦淮水閣，與釣魚巷數家相連咫尺，恰作流鶯比鄰，走馬於秦樓楚館間，問柳尋花，殆無虛日。龔氏茶蘼花館有新到一妓，名曰隋珠，國色也。容華既盛，聲價自高，凡大腹賈紉子來游狹斜者，輒以閉門羹待之，或以白眼相加。一見褚仲，遂極傾倒，遽命設席於綠天深處。院中梧桐數□株，芭蕉數□本，翠影森沈，碧痕掩映，入之者疑非塵境。四壁都懸名人字畫。席中珍錯羅陳，異饌佳餚，不可名狀。綺筵既撤，銀燭將闌，隋珠媚眼流波，嬌態百出，斜倚巾懷，不使其去，大有留髻送客之意。仲亦眷戀甚殷，以指書一宿字於妓掌中。隋珠首肯者再。遂展鄂君之被，陳宓妃之枕，成鬢臂盟焉。歡情方熾，好事易過。無何，試畢將歸，驪歌欲唱，仲與隋珠纏綿之懷，殆不可堪。翦發一縷，納諸袖中，親送之水西門外，雙槳遂分。偕試者與仲同舟，覺仲體微有腥臊氣，見仲容貌憔悴，神志索寞，比來時迥爾不同，知仲於勾欄頗有所眷，疑為迷戀於色所致。因問仲曰：「聞君所歡固北里之翹楚也，狎昵情濃，別時當有所贈。」仲曰：「無他，不過頭上青絲，鏡中紅粉耳。」爰出小像與眾觀之，驚鴻豔影，備極妖纖。眾俱嘖嘖稱賞，咸曰：「美秀如此，無怪君魂思而夢繞之，為之顛倒而失志也。」又請觀贈發，謂：「願得一親香澤，藉握柔雲。」仲探諸胸前，裹以錦帕，殊極珍重。帕啟，無所為發也，但蛇鱗數□片而已，氣味甚惡，聞之欲嘔。眾盡駭歎，而仲亦神色頓變。歸家數日，病遽不起。易贖之夕，褚仲親見隋珠含笑入門，曰：「余一家冤憤，今乃得報矣！」未數年，褚父卒以窮死。天道報施可畏哉！